



何建明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多次赴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系、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等地作客座研究與講學。

主要研究領域包含：近現代中國佛教與人間佛教、隋唐及近現代道家道教、中外宗教關係與宗教對話。在國內外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專著：《道家思想的歷史轉折》、《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等。

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的共存、互鑑、融和與發展

近代以來的人間佛教運動，是在對傳統佛教的改革創新中發展起來的，並一直與傳統佛教形態並存和互動，成為人間佛教運動不斷成長和發展的伴生資源和對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可能是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並存的局面，兩者相互參照互鑑，都會以不同的形式適應時代需要而調整或改變著自己存在與發展的形態特徵。人間佛教因此將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要與傳統佛教共存於同一個時空和人文社會環境當中，不能不積極地面對這種局面，一方面，尊重傳統佛教，借鑑傳統佛教，護持傳統佛教，甚至推進傳統佛教的更新；另一方面，不斷超越傳統佛教，更新人間佛教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能力，使人間佛教更好地服務於現實社會人生。

一、傳統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特徵

傳統佛教是相對於人間佛教而言的。人間佛教是指近代太虛大師宣導和推動佛教革新運動之後逐漸形成的適應現代憲政社會的中國佛教新形態。而與此相對照且適應現代多元社會（特別是作為過渡社會）不同需要，表現出更多明清佛教歷史承繼性特點，與人間佛教伴行並存的傳統佛教，也呈現出多種形式的現實存在合理性。藍吉富先生曾將其稱作「明清佛教」，以與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相區別。

事實上，以繼承明清佛教為特點的傳統佛教，也表現出多種形式，有以印光大師、弘一大師為代表，重視對佛陀原始佛教傳統和中國佛教歷史上重戒律重修證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也有以虛雲大師為代表的著重於唐宋以後中國佛教祖師傳統的承傳和重新，還有一些仍然直接延續明清佛教的神佛不分、子孫相繼且與民間信仰相混合的民間佛教等等。

本文所講的傳統佛教，既有以上各種形式的現實存在的傳統佛教，也有明清以前，特別是唐宋時期代表中國佛教特色的各種宗派和各種形式的古代佛教主流傳統。這些都曾是人間佛教成長的重要基礎，也將是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的重要源泉。

大陸地區的傳統佛教仍然主要延續著一九四九年前，民國時期的傳統佛教特點，同時也一定程度上適應著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人生的需要。以「蘇州弘化社」每年大量翻印流通印光和弘一兩大師的宣教作品及其社會影響來看，以守戒重修證為主導的傳統佛教形式最有信仰感染力和社會認同度，許多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都認同這樣的形式，一般的民眾往往以此為標準來評判信仰的真假和純雜程度。但是神佛不分、子孫相繼和以經懺、門票、功德箱為特徵的民間佛教仍然占據多數。這是一種直接延續「明清佛教」傳統而又適應了現實社會功利性需要的佛教形式。虛雲式的重興祖庭、傳承祖風與適應時代相結合的佛教形式，也以區別於以上兩種，而表現出試圖穿越歷史，又面向現實社會人生理想和文化復興夢想的一種獨特形式。

二、近代以來人間佛教運動與傳統佛教的交涉與互動

近代以太虛大師領導的中國佛學會為代表的人間佛教運動，與以圓瑛法師領導的中國佛

教會為代表傳統佛教運動之間，長期存在著不同形式的交涉、甚至明顯的衝突，同時兩者之間也相互牽制、相互借鑑。明清以來的傳統佛教形態常常受到佛教革新運動中的青年僧俗的批評，為了適應現代社會變遷的需要，回應傾向革新的青年知識僧眾的批評，他們也在文化、教育和公益慈善等人間佛教著重宣導，和推行的方面做出了一些積極的努力和成績，但其佛教修證實踐和教團組織與傳承形式等方面仍然主要保留明清以來的傳統。而人間佛教運動積極適應科學化、民主化的現代社會潮流，在教產、教制和教理等諸多方面都做出了有別於明清佛教的革新，自覺面向新時代以新知識階層為主流的各種社會新階層的佛教信仰的需要，並積極參與國際間各種宗教和文化的交流和對話。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以後，隨著越來越多的青年僧眾追隨佛教革新運動，江浙等地的傳統佛教派也開始有意識地接納新僧青年掌管道場，並開辦佛學院和一些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其中一部分傳統佛教（如鎮江金山的江天禪寺等）逐漸過渡到現代新佛教的道路上來，人間佛教的隊伍不斷擴大。另一方面，由於社會民眾的多重不同需要，使得傳統佛教在中國社會仍然擁有相當的信眾，給傳統佛教的生存和延續提供了必要的空間。

三、現代人間佛教高速發展給傳統佛教帶來的衝擊

在台灣，以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山和中台禪寺為代表的現代佛教團體，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迅速發展起來的。佛光山和慈濟功德會雖然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

始著眼於現代佛教的建設，但是，它們的高速發展仍然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社會轉型以後。尤其是佛光山教團的國際化發展，是近一百年國際宗教文化復興運動最耀眼的明珠。中台禪寺雖然並不聲稱自己是在探索人間佛教的路向，但從其各項規劃及其思想文化宣傳和宗教實踐方式來看，仍然明顯地表現出較多區別於傳統佛教的現代佛教特色，猶如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大陸江浙一帶的一些傳統道場那樣，由於越來越多的現代僧青年的加入而不得不改換以往的傳統形式而趨向現代形式。與此同時，以原來中國佛教會系統為代表台灣傳統佛教道場也因為佛光山等四大道場的文化、教育和公益慈善事業的巨大影響而不得不對原有的傳承和弘法形式做出必要的改變，有些道場（如台南妙心寺等）甚至完全轉向人間佛教陣營。

但是，即使如此，以明清時期四大法脈為代表的台灣傳統佛教仍然以或大或小、或強或弱的形式存在於台灣社會當中。他們一方面有意對抗快速發展的人間佛教運動，一方面又悄悄地吸取人間佛教運動的一些可以容納的實踐方式，以免被完全邊緣化。但是由於台灣社會（特別南部地區）存在著的大量的下層民眾及其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需要，這些傳統佛教道場仍然擁有一定程度的信眾基礎，從而保證他們仍然可能持續地存在下去。

以台灣四大道場為代表的現代佛教運動不僅在台灣地區產生重大影響，也給大陸地區改革開放時的佛教帶來強大的衝擊。由於大陸特殊的政治處境和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先

生生前的大力宣導，人間佛教逐漸成為中國佛教協會大力推展的大陸佛教發展的方向，以淨慧長老為代表的柏林禪寺僧團和四祖寺僧團率先垂範，北京龍泉寺等新興僧團的相繼跟進，大陸人間佛教運動呈現方興未艾之勢。但同時也因為大陸政治生態的特殊性及其對宗教界自身主體性自覺的限制，大陸地區很難產生類似於台灣四大道場那樣的現代佛教運動，相對保守的傳統佛教仍然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極大地影響著大陸人間佛教的發展方向，特別是以蘇州靈岩山寺和弘化社為代表，每年大量流通近代傳統佛教的主要代表印光大師的佛教作品，越來越多的大陸佛教信眾趨於保守，而大陸官方和一些佛教界領袖對於台灣佛教四大道場的發展更傾向於吸取其外在形式，而不是其內在動力。大陸佛教與台灣佛教的現代發展之間的距離似乎不是在拉近，而是越來越遠。這也是大陸佛教未來發展的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這不僅關乎大陸佛教的未來發展，也關乎台灣人間佛教的未來發展。

四、與傳統佛教共存處境之下人間佛教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

台灣社會的後現代化態勢使得人間佛教在台灣地區的發展已經趨於至高點，繼續發展的空間非常有限，而大陸佛教的發展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之下人間佛教的發展受到無形的抑制，傳統佛教反而獲得一定程度的復興。大陸的人間佛教的發展不僅是改革開放初期趙樸初等佛門先進所確定的方向，也是台灣人間佛教真正突破地域性局限，帶動整個中國佛教的現代復興，特別是人間佛教之發展的關鍵。何況，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一個中國的佛教現代發展形態，

大陸人間佛教不能健康持續地發展，勢必影響整個大中華地區人間佛教的發展態勢和發展水準。如何帶動大陸人間佛教的發展，是當前和未來大中華地區人間佛教發展的關鍵和首要任務。

第一、從民國初期佛教革新運動以來，佛教文化教育的開展始終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成效的工作，大陸佛教在趙樸初先生的帶領下為中國佛教的未來復興制定了遠大的人才文化教育戰略，並在近三十年來的佛教實踐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大陸佛教雖然仍處於相對保守的態勢，但是，大多數佛教界青年僧人都接受了程度不同的佛學教育，有少量的甚至成為佛學研究的高級人才，如湛如、惟善、聖凱三法師分別擔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佛學教授。這是大陸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

第二、大陸佛教僧青年雖然文化知識水準有較大的提高，但是由於大陸特殊的政治環境促使一些負責道場管理的僧青年過於依賴政府指導，加之傳統佛教也以各種形式呈現出明顯復甦之勢，使得不少本來有理想有能力的僧青年轉向觀望和保守，一些人經不起越來越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巨大誘惑而頹廢、甚至墮落。這也是當代大陸佛教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將直接影響中國佛教的未來發展。

第三、人間佛教在台灣六十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對大陸佛教有著重要的影響，如何使台灣人間佛教的現代發展經驗，特別是其教團建設及其開展文化、教育、

慈善事業的豐富經驗和堅實基礎用於推動大陸佛教的現代發展，是一個重大而現實且急迫的課題，也是台灣佛教界、特別是以佛光山為代表的人間佛教道場義不容辭的責任。具體如何去施行，我想提出幾點看法：

一、鼓動、支援和推動大陸佛教的文化道場建設。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慈航大師就總結近代以來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經驗並指出「文化、教育和慈善，是中國佛教的三大救命圈」，其中最核心的是文化建設。這一觀念的實踐形式在當今台灣絕大多數道場都可以明顯地看到，可是，在大陸地區，除了少數道場，絕大多數道場嚴重缺乏文化建設，許多道場有了經濟收入不是用於文化和教育，而是不斷擴大道場規模和翻新殿堂及佛菩薩像。能夠滿足道場廣大青年僧人和有文化的社會各界人士（包括信佛的知識分子）之需要的圖書館或圖書室寥寥無幾，即便有些寺院建立的圖書館或圖書室，真正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很少，有些甚至只是裝點門面。雖然佛光山在揚州建立了鑑真圖書館，開辦講堂，並建設和主持著宜興大覺寺，對大陸佛教界具有示範意義，但對大陸佛教界的實際影響並不大。

二、佛寺道觀在歷史上從來就是一方的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這也是傳統佛教在古代的最有益的經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代實踐中，人間佛教的未來發展需要更多著力於文化建設和教育事業的開展，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與當代大陸政治環境的直接衝突，並有利於從長遠來推動中國佛教文化的現代復興大業。在這方面，台灣人間佛教有著豐富的實

踐和經驗，有必要為大陸佛教的文化教育建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三、鑑於傳統佛教與自身長期並存的態勢，人間佛教既要看到自身新型發展的優勢，也要看到在傳統佛教的映襯之下人間佛教自身所呈現出來的不足，在尊重傳統佛教道場的同時，應當不斷積極地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重視傳統佛教史的研究和經驗總結，使人間佛教在不斷自覺繼承和發揚佛教歷史上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更能夠積極地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探索人間佛教的新形式。



人，應該擴大自己的領域，擴大自己的世界，
全人類應該把地球看作是一個「地球村」。
大家要做一個「地球人」，
在地球村裡，共同和平生活，
彼此攜手合作，相互包容。

—
《星雲法語》